

春
張
恨
水
著
明
外
史

行印局書界世

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出版

春明外史（全十二集）

每集定價銀九角
七至十二集合售銀五元
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著者 張恨水

出版者 世界書局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發行所 上海各書局
世界書局

不准翻印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九集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五十八回 | 大好少年身轉同脂粉 | 可憐舊舞地來閱滄桑 |
| 第五十九回 | 里巷荒蕪蓬門驚枉駕 | 風塵落拓粉墨愧登場 |
| 第六十回 | 事不由人衝寒謀去路 | 飢來驅我墜溷誤前程 |
| 第六十一回 | 擁絮聽嬌音惺忪溫夢 | 偎爐消永夜婉轉談情 |
| 第六十二回 | 枕上託孤心難爲妹妹 | 樓頭拚命意終惜卿卿 |
| 第六十三回 | 氣味別薰蕕訂交落落 | 形骸自水乳相惜惺惺 |
| 第六十四回 | 已盡黃金曲終人忽渺 | 莫誇白璧夜靜客何來 |

第五十八回 大好少年身轉同脂粉 可憐舊舞地來閱滄桑

却說皮日新跑到學校裏來上課，又碰到是禮拜，就笑了回去。走到半路上一想，且慢，不容易起一個早，到學校裏來，來了又要跑回去，家裏人知道了，也要笑話。有了，今天是禮拜，一定有早場電影，且去鬼混兩個鐘頭，到了上午再說。主意想定，立刻就到電影院來。裏面早是人聲囂囂地，座位上擠滿了男男女女，找了兩個圈子，也沒有找到座位。看見椅子上放了一頂帽子，便問隔座的人道：勞駕，有人嗎？那人眼望別處，隨口答應道：有人。及至回過頭來一看，笑道：哦，密斯脫皮，坐下罷。皮日新一看，却是同班的文勤學。說道：久違久違，一個人嗎？文勤學道：剛

才沒有看見你，所以說有人，其實我是隨便把帽子扔在這兒呢。皮日新低聲說道：「哦！我明白你的用意了。故意將自己的帽子，佔了一個位子。是男性的來了哩，就說有人。異性的來了哩，也不說什麼，將帽子拿在手上，讓人家坐下，你說對不對？」文勤學道：「你既然知道，當然也幹過的，還問做什麼。」皮日新笑道：「你這種試驗法，有點成績沒有？」文勤學道：「老實說，看電影，我是難碰的，不是換片子就來，那有這個機會？」皮日新道：「你們也有一班逛的朋友，不看電影，幹什麼？」文勤學道：「和你一樣，天天聽戲。」皮日新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唉！我不聽戲了。」文勤學道：「為什麼？你這話裏有話，能不能告訴我？」皮日新道：「現在瞧電影，讓回頭把電影瞧完了，我再告訴你。這文勤學也是個好事的，電影場完了，就把皮日新找到公寓裏去，繼續的問他為什麼不聽戲了。」皮日新一肚皮忿恨，那禁

得人家一問，當時就把捧小珊瑚一段故事，從頭至尾說了。文勤學道：那是你要捧坤伶，落得如此。你若是捧童伶，花錢不多，也就有得玩了。不說別的，第一種製形頭的錢，可以不必花。捧童伶的，學生居多，也沒有金大鶴那樣大闊老，你加入我們的團體，包你高興。皮日新道：不幹，我已經覺悟了，以後我要開始讀書，不鬼混了。文勤學道：讀書爲什麼？爲畢業。畢業爲什麼？爲謀事，解決飯碗問題。但是你看看，多少不識字的人，做大官，發大財。如此說來，可見得讀書不讀書，簡直沒有關係，就是把畢業來說，我們運動了查堂的人，點名簿上，是不會缺席的。到了考期，反正有範圍，把範圍以內的講義，下工夫看他兩天，總可以打他一個搶手急。況且同學正在這裏進行廢考運動，說不定以後簡直不考。那麼，你憑什麼還要急於上課？皮日新道：多少總要求一點知

識。文勤學道：你不要瞎鬧了，求什麼知識，你還打算得博士的學位嗎？我剛才一經說了，不認識字的人，一樣發大財。求知識和不求知識，還不是二五等於一十。皮日新還要說時，文勤學道：不用說了，你覺悟了，你要讀書了。以後是努力奮鬥犧牲，三句口號，一齊同進。不過今天是禮拜，你就要上課，也沒有課可上。不如在我這裏午飯，吃過飯，然後一道出城去看戲，你看好不好？皮日新道：可以可以，不過我已不聽戲了，沒法子回禮。文勤學道：誰要你還禮？你只要多叫幾個好兒，義務就和權利相等了。皮日新笑道：看在朋友面子上，我去一趟。兩人在公寓裏吃了飯，一直便上永平戲園來。這天正是明秋谷履行條約煩汪蓮卿、鄭蓉卿兩人唱戲的日子。那天在飯館子裏，他在貝抱和當面，許下此事，本來是信口開河，作個順水人情，不料到了次日，貝抱和帶着汪蓮

卿自上門來拜訪。汪蓮卿恭恭敬敬，給明秋谷磕了三個頭。明秋谷看見，未免有些過意不去，拿出一塊錢，給汪蓮卿買饅頭吃，一口承認，星期日必到。所以這天皮日新和文勤學到時，他們早就來了。明秋谷一見皮日新，笑道：「怎麼？你也加入這邊的團體嗎？」皮日新道：「我今天是清客串，明天就不來了。我問你，昨天他們在飯店裏鬧，什麼時候回去的？」明秋谷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管他呢？」皮日新道：「我知道，他們都沒有回去。我一定要把這事做一篇稿子，寄到報館裏去登。」明秋谷道：「那何必？也太損些。」於是極力的勸了他一頓，又說：「我是一個老捧角家，什麼氣沒有受過，我們只抱定取樂的宗旨，不樂就丟開，自然不生氣了。」說話時，台上正演打花鼓。皮日新看那個花鼓婆，身段十分伶俐，便問文勤學：「這人叫什麼名字？」文勤學道：「他叫黃秀卿，出台還沒有多少日子，正用

得着人去捧。怎麼？你很喜歡他嗎？皮日新道：我看他倒還不錯。文勤學對貝抱和一指道：只要這位貝仁兄和你幫忙，托他們師兄弟從中一介紹，他就可以和你相識了。要不然的話，讓汪蓮卿戲唱完了，我們先上後台去看看。皮日新道：這後台可以去嗎？貝抱和道：可以去，敞開來讓你去。皮日新道：那末，你就帶我後台去看看。文勤學道：別忙呀，我們要聽的戲，還沒上台呢。皮日新也會意，忍耐着把玉堂春、汾河灣兩齣戲看完。文勤學道：你還等一等，讓我打一個無線電，問一問去得去不得？一會兒工夫，只見鄭蓉卿在下場門簾子底下，探出半截身子來。他的臉雖然望着台上，却不時的把眼睛向這邊包廂裏賒將過來。文勤學看見，伸出右手，摸了一摸自己的臉。那鄭蓉卿立刻也摸着臉。文勤學又用手搔了一搔頭髮，鄭蓉卿也就跟着搔了一搔頭髮，隨後他也

就進去了。文勤學便問貝抱和去不去，貝抱和道：我怕受包圍，不去也罷。程祖頤坐在後一排，今天却安安靜靜，一句好也沒叫。文勤學剛把臉望着他，他把身子擋着前排包廂，用手擺了兩擺，又努了一努嘴。文勤學一看隔壁包廂裏，有十幾個學生裝束的人，不時冷眼瞧着這邊。他恍然大悟，程祖頤的敵黨，今天來得不少，大概成心要和捧鄭蓉卿的搗亂。程祖頤只要有舉動，一定有反響的。便和皮日新丟了一個眼色，故意高聲道：我們回去罷。皮日新也猜得了些，便說：我還有事，早些回去也好。於是離了包廂，便下樓來。他先問道：剛才你摸摸臉，抓頭髮，那就是打無線電嗎？在臉上是什麼意思？在頭髮上又是什麼意思？文勤學道：這個是我們的無線電密碼？我們摸臉，是問你師傅在後台嗎？他說不在，就摸臉。他說在呢，就摸嘴。我摸頭，是問歡迎我來嗎！能來他

也摸頭，不能來就摸耳朵。剛才我打兩個無線電去問，結果都得了覆電，成績很好，所以我帶你來。皮日新道：剛才你和我丟一個眼色，是不是說隔壁包廂裏那班人？文勤學道：正是這樣。他們捧的那個青衣劉菊卿，本來戲碼在倒第三的，因為我們把鄭蓉卿捧起來了，劉菊卿就壓下去了。他們一黨，老是爲了這個事不服氣，無論如何，要把劉菊卿還捧起來。我們只要捧得稍過點火，馬上就有反響。今天我們煩了戲，不敢叫好，就是爲這個原故。你不信，明天來瞧瞧，他們一定也要煩演的。大概煩演什麼戲，都定了，只我沒注意罷了。說時，兩個人已來到後台的外院。這地方，遠處一所毛廁，近處兩隻尿缸，西北風吹着，兀自有些臭味。院子裏一地的大小頑皮孩子，有踢毽子的，有比賽烟捲畫片的，有打架的。太陽底下一個老頭兒，放了一破筐子大餅油條在地上，



三四個孩子，圍着油條大餅，和老頭兒說話，亂轟轟地。文勤學一走進院子，一個唱小丑的孩子便問道：找誰？旁邊一個孩子道：他，你也不認得嗎？唱小丑的孩子對那孩子夾了一眼，又問道：你找小寅子的麼？你捧我不捧？那個孩子，對他把頭一伸，笑道：就憑你那個臉子。他們這一對小孩子，不知高低的開起玩笑來，弄得文勤學皮日新當着許多人的面，真有些不好意思。文勤學笑着低低的說道：別鬧，我請你吃油條。那小丑也輕輕的說道：文先生，你給我一吊錢，讓我買別的吃罷。皮日新道：他不是說不認得你嗎？怎樣又知道你姓文？文勤學道：他怎樣不認識這些小孩子，壞透了，他是成心搗亂呢。要不給錢的話，他真叫起來，說是某人啊，你的相好朋友來了。你看，那時我們是見面說話好，還是不說話好？所以我乾脆讓他敲個竹槓，給他兩個錢，讓他走開。說時



鄭蓉卿已經走出來了，對文勤學微微點了個頭，笑了一笑。文勤學便給他介紹道：這是皮先生，他是專門在報上做戲評的，我引你認識認識。鄭蓉卿又點了一個頭。文勤學道：我問你，你和黃秀卿要好不要好？鄭蓉卿道：我們很好的。文勤學對皮日新把嘴一努，低低說道：他要捧他呢，你能不能介紹一下？鄭蓉卿對皮日新一望，笑道：那有什麼不可以？不過今天他的師傅在這裏，我引他來見一見，你們別說話得了。文勤學皮日新站在院子靠牆一邊，離那些小孩離得遠，所以他們說話，還不曾被人聽見。鄭蓉卿走到對面屋子裏去，引着一個小孩出來，交頭接耳，對着這邊說話。那黃秀卿遙遙望見皮日新是個翩翩佳公子，早就有三分願意。跟着鄭蓉卿慢慢走過來了，却把一個手指伸到嘴裏去，用四個雪白的門牙，咬着指甲，頓着眼睛皮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。



的樣子。皮日新便對他先點了一個頭，問道：你十幾歲了？黃秀卿輕輕的吐出三個字，十四歲。文勤學笑道：你真是個好孩子，人家看你來了，你也不問問人貴姓。黃秀卿這才指着鄭蓉卿道：他已告訴我了。皮日新在身上摸了一摸，摸出一塊手絹來，說道：今天我沒預備，沒有帶什麼送你，明天再補送罷。說畢，塞了一塊錢在手絹裏，一把交給黃秀卿。他接了手絹，早就摸着一塊錢，歡喜着說了一聲謝謝。說道：請你明天來罷，我師傅買東西去了，就要來的。說畢，便離開了。皮日新對後台又望了一望，這才回去。到了家裏一想，哎呀！我不是立了誓要上課嗎？怎麼又玩起來？無論如何，我明天還是繼續着上課。但是黃秀卿約了我明天去，第一次我就失信，似乎對不住人。這樣罷，明天是上半天上課，下半天聽戲，以後有功夫才去，就不要緊了。好在池子裏，他們每天有



幾個固定的座位在那兒，隨時去，總可以有座位的。這樣想着，自以爲讀書和玩，兩不偏畝。不料這晚睡覺又睡晚了，次日醒來，已是紅日滿窗，拿出枕頭下的手表一看，已到十點。皮日新一想，早半天是來不及上課了，吃了午飯再去罷。於是索興睡到十一點，慢慢的起來去吃午飯。吃過午飯，一看天上那輪太陽，四圍一點雲彩也沒有，雖然十月天氣，很是暖和。加上又沒有括風吹土，空氣也很潔靜。心裏就想着這好的天氣，至少也要在公園裏走走，跑去上課，豈不冤枉？今天還是玩一天，明天再上課罷。主意決定，逕直就到永平園來。原來程祖頤他們在這裏捧角，和看座兒的，已經勾結好了。下場門一排定了六個座，他們無論來不來，或者來了坐包廂，這六個座位的錢，他們是按日照出一定之後，看座兒的茶錢，越是加倍的給，所以這些看座兒的，對他們是

極力奉承。現在皮日新既要捧黃秀卿，也就加入了這一個團體。當天黃秀卿出台，皮日新首先叫好，黃秀卿在台上把眼睛對他一望，便算知道他來了。從這日起，皮日新是天天到這兒來捧角，那要實行讀書的念頭，早已丟之九霄雲外。一日正從前門大街路邊走着，由永平園回去。忽然有一個人在肩膀上拍了一下。說道：老皮，我們好久不會了，你這一程子，怎樣老不到四喜去？皮日新一看，原來是富家駒，他在四喜捧晚香玉的時候，自己也在那裏捧小珊瑚。因此天天相會，居然認識了。因為兩個人所捧之角，並不衝突，兩人慢慢的又變成朋友。皮日新道：原來是你。別談四喜了，我是傷心極了。富家駒道：爲什麼傷心，你且說出來聽聽。皮日新道：這不是三言兩語，可以說完的，改天再談罷。富家駒道：我也知道點，你和小珊瑚鬧翻了。這很不算一回事，我出面

給你轉圜，你看如何？皮日新道：我有錢，那裏也好捧角，何必一定要捧他。富家駒笑道：你就不捧他，也應該去看看。你且先莫理他，看他怎樣對付你呢。他依然對你好，那自然是你誤會了。他對你不好，你也可以證明他實在無情無義。皮日新道：你這話也是，讓我過一兩天再來相約。今天是不成，我剛剛聽戲回來呢。富家駒本來也是聽戲回來，皮日新既推改日，也就贊同，於是自回家來。走到家裏，老二老三屋子裏，都還靜悄悄的。今天是新星社開遊藝會的日子，老三大概是趕熱鬧去了。老二何以不在家，且去看看。便輕輕的走到門簾邊，掀起門簾子一角，看他在做什麼？只見富家駒伏在桌上，右手提起筆，左手用指頭指着紙上數道：一五，一十，一十五。一雙，兩雙，三雙……富家駒便走了進來，說道：你還做算式嗎？富家駒回頭一看，連忙將手按住了紙，不讓他